

## 镜花水月

□郁海红

我的童年物质匮乏，平时用来果腹的食物是足够的，美味就只能熬到逢年过节时才能享用到了。童年时的中秋节，虽然只有凭票供应的一斤水果糖和几只仅用芝麻、花生、红糖外加一点红绿丝做成的硬邦邦的月饼，但是，对于当时的孩子来说就是美味了。何况，母亲还会在中秋节这天，自己包一些芝麻、花生馅的小糖饼，再烙得两面金黄，倒是非常香甜可口。

儿时的中秋节，好像从未下过雨。每到中秋节的晚上，我们就会早早坐在院子里的那棵葡萄树下，一边心不在焉地听外婆讲那每年都要讲的吴刚砍桂花树和嫦娥玉兔的故事，一边垂涎三尺地盯着小方桌上那几块月饼、一小盘水果糖、几串葡萄、三五只苹果，还不时地往厨房里张望，看母亲做的糖饼好了没有，等母亲将糖饼端上桌时，我们的“盛宴”就开始了！

我最喜欢外婆带着玩“水中花、镜中月”的游戏。我先用搪瓷脸盆去水井边端来一盆水，妹妹抢着将一面小圆镜子放进脸盆，然后，外婆会将一枝刚从后院摘下的菊花也放在水中。这时候，我们随着外婆举头望明月，再低头看水中的花、镜子以及镜子中的月亮，真是妙不可言，配合着外婆故事里的桂树和玉兔，让人有种置身于神话世界的感觉。

小伙伴们还会相约一起玩“月亮跟我走”的游戏：在如水的月光里，我们快走，月亮也快走，像长大后听到的一首歌中的歌词一样“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我们慢走，月亮也会放慢脚步，一会儿躲进云层，一会儿又害羞地露出半个脸。妹妹还喜欢唱：“月亮月亮跟我走，我到河边洗把手，低头一看吓一跳，呀！月亮掉到河里头”。那时小，不懂其中的道理，就问外婆：“月亮怎么会跟着我们走？”外婆答非所问地说：“你们长大后不管走多远，身边跟着的永远都是家里的月亮。”若干年后，我真的远离了家乡，才明白外婆话里的意思。

此时，又是一个月色如水的秋夜，窗前的菊花也已开放，中秋的脚步近在眼前。慈祥的外婆早已化作缕缕轻烟，一起游戏的伙伴也失去了消息。旧日的时光，正如那些水中花、镜中月，虽然我无法将它们挽留，但是生命里总有一些温暖的画面，会在我记忆深处永远存留。



## 偷嘴

□陆琴华

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有一天，妈妈突然说：“月饼怎么少了一块？”

那些月饼圆圆的，捏一块在手里，就跟握着一轮月亮似的，令人遐想、令人垂涎欲滴。妈妈特意从供销社买的，装在一个大一点的袋子里，放入篮子吊到房梁上，并叫我们不要急，这回每个人都会有一块。那房梁很高，妈妈也要踩着凳子操作，我这个小不点就更不容易靠着那篮子了。好在馋猫鼻子尖，有的是办法。踩一只凳子够不着，我就在那只凳子的上面再摞一只小一点的凳子。

少了一块月饼，不是别人所为，正是我干的。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正是狗猫都讨嫌的年龄，一听说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了，千方百计想弄来品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那天我决定趁家里没人，先偷点尝尝，打打牙祭、饱饱口福再说。篮子里放着四包月饼，每一包里有四块。那时爷爷奶奶还在世，全家一人一块月饼还有得剩

一点，多出来的不正好是我的吗？我想到这里，一阵窃喜，直到吃完以后才突然清醒过来：即使我把那包月饼重新包得好好，但毕竟少了一块啊，妈妈很快就能发现有人偷吃了月饼，怎么办呢？

我还知道“偷嘴的猫儿怕露相”的说法，我家那只猫跟我一样爱偷嘴，稍微闻到点腥气就叫唤不停，夹着尾巴到处找。对，伪装一下，让妈妈认为是那只馋猫干的，但那点雕虫小技还是被妈妈一眼就看穿了。妈妈准确地抓出了我，我以为会被狠狠打一顿，可是她居然松手让我走了，并且从供销社又买了月饼回来。妈妈说，今年家里更宽裕了一点，一个人可以吃两块月饼。我趁机告诉她，刚考了试，我全班第一，妈妈很高兴，说那块已经被我偷吃的月饼算是奖励。

我每一次偷吃东西，不管是月饼还是极其普通的一块馒头，感觉都是美妙无比，是平时所体会不到的。当然，后来光明正大的月饼，哪有偷吃的那块味道好呢？

## 月饼是什么味

□钱永广

大刘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在两省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小学教语文。中秋节要到了，他给孩子们布置了《月饼是什么味》的作文。

他们村里的成年男女基本去了外面打工，中秋是不回家的，孩子们跟着爷爷奶奶辈生活。孩子们的热情果然很高。一个孩子写道：我吃的月饼里面有丝丝精致的果脯，真香啊，那味道就像柠檬的香水味。一个孩子写道：

院子里妈妈栽的桂花树开花了，我感到月饼里好像有桂花的味道。但也有一个孩子这样写：我知道月饼是甜的，可除了甜，还有别的味道吗？我问爷爷，干了一天活的爷爷说：“吃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最后我要打电话问妈妈，奶奶说，为了这点小事，就别浪费电话费了！于是，我自己吃了一块月饼，那味道有点咸，好像还有点苦！

大刘给我说了这些事，我们都沉默了。

## 桂花糖饼

□阿简

已经有五年没有过过中秋节了。这在以前几乎不可想象。结婚以前在家里，从立春开始到除夕，凡带一点纪念仪式的节日，我家都是场场不落的。我的故乡民俗文化氛围极厚重，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对时令、节气恭敬恪守，该吃什么饭、从什么俗，绝不怠慢马虎。

说起来那些年的日子虽然清苦，但胜在节奏舒缓，更重要的是日子过得“有心气儿”——比如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再寒苦、再节省的人家，也要净手和面，和乐安宁地烙几张糖饼。柔软的面团在案板上滚圆，拎起来托在手上，右手的拇指在中间转着圈捏出一个坑，把拌了干面粉的红糖做馅包进去，再转一圈封上口，胖嘟嘟的糖饼坯就做好了。讲究点的人家，会置备一套月饼模具，庸常的胖饼坯放进去轻轻一压，出来便有了线条流畅的福禄寿喜或梅兰竹菊，像黄毛丫头稍加装扮，摇身一变竟成了顾盼生辉的小家碧玉，常常让围在一旁看热闹的孩子们兴奋不已。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邻居井叔叔家添了个小弟弟，时常抱来我家里玩。秋天午后，明灿灿的太阳光从透亮的窗玻璃上洒下来，整个大床都沐浴在金色的暖光里。井家小弟弟躺在小尿垫上，咿咿呀呀手舞足蹈；地下的折叠桌旁，父亲在用月饼模具做桂花糖饼——一边做，一边逗弄着床上那个黑眼睛闪亮的胖娃娃，一高兴，竟模仿着啾啾鸟鸣吹起口哨来。几十年的时光，流水一样地奔流而去，父亲还吹了些什么曲子，我已经忘了，但当时满屋子的欢快惬意，和案板上雪白浑圆、纹样精美的糖饼生坯，至今想来都觉裊裊不去；而烙好的糖饼，也如那天的秋阳一样金灿灿地圆满橙黄，又比秋阳多出一阵阵熨帖稳妥的甜香，和一轮轮“花好月圆”的精致纹样。

五年前的夏天，父亲病了。在经历了三进三出ICU和各种不肯放弃的努力之后，父亲终于坚持不住，静静地走了。三天之后出殡，那一天刚好是中秋。在这个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我们看到的却是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月圆之夜人不归，固然是永久的痛，但后来想想，这又何尝不是父亲今世的一种圆满。

五年了，那个父亲逗着井家小弟弟烙桂花糖饼的下午和父亲走的中秋，像古旧的土墙上放映的幻灯片，一遍遍在我的心上交织勾连、重叠旋转，过往的团圆变成无尽的思念，让我的中秋节，别有一番欲说还休的秋凉滋味。